

中國佛教
典籍選刊



五
燈
會
元

〔宋〕普濟著

中國社會科學院
民族學研究所



民族會刊

（季刊）

第 1 卷 第 1 期
1982 年 1 月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五燈會元
(中冊)

〔宋〕普濟著
蘇淵雷點校

五燈會元卷第六

青原下五世

石霜諸禪師法嗣

大光居誨禪師

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，京兆人也。初造石霜，長坐不臥。麻衣草屨，亡身爲法。霜遂令主性空塔院。一日，霜知緣熟，試其所得。問曰：「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，朝門還得拜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有一人不求進。」霜曰：「憑何？」師曰：「他且不爲名。」霜曰：「除却今日，別更有時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他亦不道今日是。」如是酬問，往復無滯。盤桓二十餘祀，衆請出世。僧問：「祇如達磨是祖否？」師曰：「不是。」祖曰：「既不

是祖，又來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祇爲汝不薦。」曰：「薦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方知不是祖。」問：「混沌未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時教阿誰敍？」上堂：「一代時教，祇是整理時人手脚，直饒剥盡到底，也祇成得箇了事人，不可將當衲衣下事。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，標不起，到這裏合作麼生？更若切切，恐成負累。珍重！」

九峯道虔禪師

瑞州九峯道虔禪師，福州人也。嘗爲石霜侍者。泊霜歸寂，衆請首座繼住持。師白衆曰：「須明得先師意，始可。」座曰：「先師有甚麼意？」師曰：「先師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萬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廟香爐去，一條白練去。其餘則不問，如何是一條白練去？」座曰：「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。」師曰：「元來未會先師意在。」座曰：「你不肯我那？但裝香來，香煙斷處，若去不得，即不會先師意。」遂焚香，香煙未斷，座已脫去。師拊座背曰：「坐脫立亡，即不無，先師意未夢見在。」住後，僧問：「無間中人行甚麼行？」師曰：「畜生行。」曰：「畜生復行甚麼行？」師曰：「無間行。」曰：「此猶是長生路上人？」師曰：「汝須知有不共命者。」曰：「不共甚麼命？」師曰：「長生氣不常。」師乃曰：「諸兄弟還識得命麼？欲知命，流泉是命，湛寂是身。千波競涌，是文殊境界。一亘晴空，是普賢牀榻。其次，借一句子是指月，於中事是話月，從上宗門中事，如節度使信旗相似，且如諸方先德，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，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。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，不假耳試采聽看，不假眼試辨白看。所以道：聲前拋不出，句後不藏形。盡乾坤大地都來，是汝當人箇體，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？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，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。所以洞山道：『擬將心意學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東。』珍重！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，向外紹則臣位，向內紹則王種，是否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外紹？」師曰：「若不知事極頭，祇得了事，喚作外紹，是爲臣種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內紹？」師曰：「知向裏許承當擔荷，是爲內紹。」

曰：「如何是王種？」師曰：「須見無承當底人，無擔荷底人，始得同一色。同一色了，所以借爲誕生，是爲王種。」曰：「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？」師曰：「灼然！有承當擔荷，爭得不轉？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，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？所以古人道：紹是功，紹了非是功。轉功位了，始喚作人王種。」曰：「未審外紹還轉也無？」師曰：「外紹全未知有，且教渠知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知有？」師曰：「天明不覺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外紹？」師曰：「不借別人家裏事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內紹？」師曰：「推爺向裏頭。」曰：「二語之中，那語最親？」師曰：「臣在門裏，王不出門。」曰：「恁麼則不出門者，不落一邊？」師曰：「渠也不獨坐世界，裏紹王種名，外紹王種姓。所以道：紹是功，名臣是偏中正。紹了轉功，名君是正中偏。」問：「誕生還更知聞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更知聞阿誰？」曰：「恁麼則莫便是否？」師曰：「若是，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？」曰：「既有父，爲甚麼不知聞？」師曰：「同時不識祖。」問：「古人云：直得不恁麼來者，猶是兒孫。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古人不謾語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來底兒孫？」師曰：「猶守玕御在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父？」師曰：「無家可坐，無世可與。」問：「諸聖間出，祇是箇傳語底人，豈不是和尚語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祇如世尊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？」師曰：「爲他指天指地，所以喚作傳語底人。」僧禮拜而退。問：「九重無信，恩赦何來？」師曰：「流光雖徧，闔內不周。」曰：「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？」師曰：「綠水騰波，青山秀色。」問：「人人盡言請益，未審師將何拯濟？」師曰：「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？」曰：「恁麼則四海參尋，當爲何事？」師曰：「演若迷頭心自狂。」曰：「還有不狂者麼？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狂者？」師曰：「突曉途中眼不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曰：「更問阿誰？」曰：「便恁麼承當時

如何？師曰：「須彌還更戴須彌。」問：「祖祖相傳，復傳何事？」師曰：「釋迦慳，迦葉富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釋迦慳？」師曰：「無物與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迦葉富？」師曰：「國內孟嘗君。」曰：「畢竟傳底事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百歲老人分夜燈。」問：「諸佛非我道，如何是我道？」師曰：「我非諸佛。」曰：「既非諸佛，爲甚麼却立我道？」師曰：「適來暫喚來，如今却遣出。」曰：「爲甚麼却遣出？」師曰：「若不遣出，眼裏塵生。」問：「一切處覓不得，豈不是聖？」師曰：「是甚麼聖？」曰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，豈不是聖？」師曰：「是聖境未忘。」曰：「二聖相去幾何？」師曰：「塵中雖有隱形術，爭奈全身入帝鄉。」問：「古人道：因真立妄，從妄顯真。是否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真心？」師曰：「不雜食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妄心？」師曰：「攀緣起倒是。」曰：「離此二途，如何是本體？」師曰：「本體不離。」曰：「爲甚麼不離？」師曰：「不敬功德天，誰嫌黑暗女。」問：「盡乾坤都來是箇眼，如何是乾坤眼？」師曰：「乾坤在裏許。」曰：「乾坤眼何在？」師曰：「正是乾坤眼。」曰：「還照曠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不借三光勢。」曰：「既不借三光勢，憑何喚作乾坤眼？」師曰：「若不如是，鬪牾前見鬼人無數。」問：「一筆丹青爲甚麼邈志公真不得？」師曰：「僧繇却許誌公。」曰：「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？」曰：「却許誌公。」師曰：「烏龜稽首須彌柱。」問：「動容沈古路，身沒乃方知。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偷佛錢買佛香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不會卽燒香供養本爺孃。」師後住泐潭而終，謚大覺禪師。

涌泉景欣禪師

台州涌泉景欣禪師，泉州人也。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。一日，不披袈裟喫飯，有僧問：「莫成俗否？」師曰：「卽今豈是僧邪？」彊、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，不識師。忽曰：「蹄角甚分明，爭奈騎者不鑒。」師驟牛而去。彊、德憩於樹下煎茶。師回，却下牛問曰：「二禪客近離甚麼處？」彊曰：「那邊。」師曰：「那邊事作麼生？」彊提起茶盞。師曰：「此猶是這邊事，那邊事作麼生？」彊無對。師曰：「莫道騎者不鑒好。」上堂：「我四十九年在這裏，尚自有時走作。汝等諸人莫開大口。見解人多，行解人萬中無一箇。見解言語總要知道，若識不盡，敢道輪回去在。爲何如此？蓋爲識漏未盡。汝但盡却今時，始得成立，亦喚作立中功。轉功就他去，亦喚作就中功，親他去。我所以道，親人不得度，渠不度親人。恁麼譬喻，尚不會薦取渾崙底，但管取性，亂動舌頭。不見洞山道：『相續也大難。』汝須知有此事。若不知有啼，哭有日在。」上堂：「拍盲不見佛，開眼遇途人。借問途中事，渠無丈六身。不從五天來，漢地不曾踏。不是張家生，誰云李家子。三人拄一杖，卧一牀，似伊不似伊，拈來搭肩上，爲他十八兒，論不奈何。」

雲蓋志元禪師

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，遊方時間雲居曰：「志元不奈何時如何？」居曰：「祇爲闍黎功力不到。」

師不禮拜。直造石霜，亦如前問。霜曰：「非但闍黎，老僧亦不奈何。」師曰：「和尚爲甚麼不奈何？」霜曰：「老僧若奈何，拈過汝不奈何。」師便禮拜。僧問石霜：「萬戶俱閉即不問，萬戶俱開時如何？」霜曰：「堂中事作麼生？」僧無對。經半年，方始下一轉語曰：「無人接得渠。」霜曰：「道即太煞道，祇道得八成。」曰：「和尚又且如何？」霜曰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師知乃禮拜，乞爲舉。霜不肯，師乃抱霜上方丈曰：「和尚若不道，打和尚去在。」霜曰：「得在。」師頻禮拜。霜曰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師於言下頓省。住後，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曰：「黃面底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法？」師曰：「藏裏是。」問：「然燈未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昧不得。」問：「蛇爲甚麼吞却師？」師曰：「通身色不同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？」師曰：「參尋訪道。」潭州道正表聞馬王，乞師論義，王請師上殿相見。茶罷，師就王乞劍，師握劍問道正曰：「你本教中道，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是何物？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是何精？道得不斬，道不得即斬。」道正茫然，便禮拜懺悔。師謂王曰：「還識此人否？」王曰：「識。」師曰：「是誰？」王曰：「道正。」師曰：「不是。其道若正，合對得臣僧。此祇是箇無主孤冤。」因茲道士更不紛紜。

谷山藏禪師

潭州谷山藏禪師，僧問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如何是法尚應捨？」師曰：「空裏撒醍醐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非法？」師曰：「嵩山道士詐明頭。」問：「逼迫出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還曾拶著汝麼？」

中雲蓋山禪師

潭州中雲蓋禪師，僧問：「和尚開堂，當爲何事？」師曰：「爲汝驢漢。」曰：「諸佛出世，當爲何事？」師曰：「爲汝驢漢。」問：「祖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像不得。」曰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閻黎也須側身始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句？」師曰：「文殊失却口。」曰：「如何是門頭一句？」師曰：「頭上插花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超百億？」師曰：「超人不得肯。」

南際僧一禪師

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，僧問：「幸獲親近，乞師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我若指示，卽屈著汝。」曰：「教學人作麼生卽是？」師曰：「切忌是非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氣息？」師曰：「還曾薰著汝也無？」問：「同類卽不問，如何是異類？」師曰：「要頭斫將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身主？」師曰：「不過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？」師曰：「不超越。」師終于長慶，謚本淨大師。

棲賢懷祐禪師

廬山棲賢懷祐禪師，泉州人也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五老峯前事？」師曰：「萬古千秋。」曰：「怎麼則成絕

〔一〕標題似應作「中雲山蓋禪師」。

「去也。」師曰：「躊躇欲與誰。」問：「自遠趨風，請師激發。」師曰：「他不憑時。」曰：「請師憑時。」師曰：「我亦不換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法無差？」師曰：「雪上更加霜。」上堂：「若會此箇事，無有下口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井底寒蟾，天中明月。」

覆船洪荐禪師

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本來面目？」師便閉目吐舌，又開目吐舌。曰：「本來有許多面目。」師曰：「適來見甚麼？」僧無語。問：「如何是師子？」師曰：「善哮吼。」僧拊掌曰：「好手！好手！」師曰：「青天白日，却被鬼迷。」僧作掀禪牀勢，師便打。曰：「驢事未去，馬事到來。」師曰：「灼然作家。」僧拂袖便出。師曰：「將甌盛水，擬比大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玄妙？」師曰：「未問已前。」道吾問：「久嚮和尚會禪，是否？」師曰：「蒼天！蒼天！吾近前掩師口，曰：『低聲！低聲！』師與一掌。吾曰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師把住曰：『得怎麼無禮。』吾却與一掌。師曰：『老僧罪過！吾拂袖便行。師呵呵大笑曰：『早知如是，不見如是。』僧參，師便作起勢。僧便出。師曰：『闍黎且來人事。』僧回作抽坐具勢，師却歸方丈。僧曰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師曰：「龍頭蛇尾。」僧近前叉手立。師曰：「敗將投王，不存性命。」問：「抱璞投師，師還接否？」師以手拍香臺，僧禮拜。師曰：「禮拜則不無，其中事作麼生？」僧却拍香臺。師曰：「舌頭不出口。」師將示寂，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，師卧，出氣一聲，座喚侍者曰：「和尚渴，要湯水喫。」師乃面

壁而臥。臨終令集衆，乃展兩手出舌示之。時第三座曰：「諸人，和尚舌根硬也。」師曰：「苦哉！苦哉！誠如第三座所言，舌根硬去也。」言訖而寂，謚紹隆大師。

德山存德禪師

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，僧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曰：「更請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先陁婆？」師曰：「昨夜三更見月明。」

吉州崇恩禪師

吉州崇恩禪師，僧問：「祖意教意是同是別？」師曰：「少林雖有月，葱嶺不穿雲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類？」師曰：「奈河橋畔嘶聲切，劍樹林中復來。」

石霜山暉禪師

石霜暉禪師，僧問：「世尊出世，先度五俱輪。和尚出世，先度何人？」師曰：「總不度。」曰：「爲甚麼不度？」師曰：「爲伊不是五俱輪。」

鄂州芭蕉禪師

鄂州芭蕉禪師，僧問：「從上宗乘，如何舉唱？」師曰：「已被人冷眼覷破了。」問：「不落諸緣，請師直

指。師曰：「有問有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？」師曰：「祇恐闍黎不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去底人？」師曰：「董家稚子聲聲哭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却來底人？」師曰：「枯木驪龍露爪牙。」

肥田慧覺禪師

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未出世邊事？」師曰：「髻中珠未解，石女斂雙眉。」曰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靈龜呈卦兆，失却自家身。」問：「此地名甚麼？」師曰：「肥田。」曰：「宜種甚麼？」師便打。師有偈曰：「修多好句枉工夫，返本還源是大愚。祖佛不從修證得，縱行玄路也崎嶇。」

鹿苑山暉禪師

潭州鹿苑暉禪師，僧問：「不假諸緣，請師道。」師敲火爐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瞌睡漢。」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月在水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水在月。」問：「祖祖相傳，未審傳箇甚麼？」師曰：「汝問我，我問汝。」曰：「恁麼則緇素不分也。」師曰：「甚麼處去來。」

寶蓋山約禪師

潭州寶蓋約禪師，僧問：「寶蓋高高掛，其中事若何？請師言下旨，一句不消多。」師曰：「寶蓋掛空中，有路不曾通。儻求言下旨，便是有西東。」

雲門海晏禪師

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，僧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師曰：「如敲硬石頭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古寺一爐香？」師曰：「歷代無人喫。」曰：「喫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六根俱不到。」問：「久嚮拯迷，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？」師曰：「闍黎不識拯迷。」

湖南文殊禪師

湖南文殊禪師，僧問：「僧繇爲甚麼貌誌公真不得？」師曰：「非但僧繇，誌公也貌不得。」曰：「誌公爲甚麼貌不得？」師曰：「彩繪不將來。」曰：「和尚還貌得也無？」師曰：「我亦貌不得。」曰：「和尚爲甚麼貌不得？」師曰：「渠不以苟我顏色，教我作麼生貌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密室？」師曰：「緊不就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」師曰：「不坐上色牛。」

鳳翔石柱禪師

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，時虔和尚垂語曰：「有四種人：一人說過佛祖，一步行不得。一人行過佛祖，一句說不得。一人說得行得。一人說不得，行不得。阿那箇是其人？」師出衆曰：「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，祇是無舌不許行。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，祇是無足不許說。一人說得行得者，

祇是函蓋相稱。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，如斷命求活。此是石女兒，披枷帶鎖。」山曰：「闍黎分上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該通分上卓卓寥寥。」山曰：「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幻人相逢，拊掌呵呵。」

大通存壽禪師

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，初講經論，後於石霜之室忘筌。住後，僧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得力處？」師曰：「不居無理位，豈坐白牛車。」問：「蓮華未出水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？」僧無語。師平居罕言，叩之則應。謚真寂禪師。

南嶽玄泰禪師

南嶽玄泰禪師，沉靜寡言，未嘗衣帛，時謂之泰布衲。始見德山，陞于堂矣。後謁石霜，遂入室焉。掌翰二十年，與貫休齊己爲友。後居蘭若，曰：「金剛臺，誓不立門徒，四方後進依附，皆用交友之禮。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畚，爲害滋甚，乃作畚山謠曰：「畚山兒，畚山兒，無所知。年年斫斷青山帽。就中最好衡嶽色，杉松利斧摧貞枝。靈禽野鶴無因依，白雲回避青煙飛。猿狖路絕巖崖出，芝朮失根茆草肥。年年斫罷仍再鋸，千秋終是難復初。又道今年種不多，來年更斫當陽坡。國家壽嶽尚如此，不知此理如之何。」遠邇傳播，達于九重，有詔禁止。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，師之力也。將示滅，乃召一僧令備薪蒸，留偈曰：「今年六十五，四大將離主。其道自玄玄，箇中無佛祖。不用剃頭，不須澡浴，

一堆猛火，千足萬足。」端坐垂一足而逝。闍維收舍利，建塔於迎雲亭側。

潭州雲蓋禪師

潭州雲蓋禪師，僧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月中藏玉兔。」曰：「出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日裏背金烏。」問：「不可以情測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無舌童兒機智盡。」風穴參，師問：「石角穿雲路，携筇意若何？」穴曰：「紅霞籠玉象，擁嶂照川源。」師曰：「相隨來也。」穴曰：「和尚也須低聲。」師曰：「且坐喫茶。」

龍湖普聞禪師

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，唐僖宗太子也。幼不苟葷，長無經世意。僖宗鍾愛之，然百計陶寫，終不能回。中和初，僖宗幸蜀，師斷髮逸遊，人無知者。造石霜，問曰：「祖師別傳事，肯以相付乎？」霜曰：「莫謗祖師。」師曰：「天下宗旨盛大，豈妄爲之邪？」霜曰：「是實事那？」師曰：「師意如何？」霜曰：「待案山點頭，卽向汝道。」師於言下頓省。辭去至邵武城外，見山鬱然深秀，遂撥草，至煙起處，有一苦行居焉。苦行見師至，乃曰：「上人當興此。」長揖而去。師居十餘年，一日有一老人拜謁，師問：「住在何處？」至此何求？」老人曰：「住在此山，然非人，龍也。行雨不職，上天有罰當死，願垂救護。」師曰：「汝得罪上帝，我何能致力？雖然，可易形來。」俄失老人所在，視坐傍有一小蛇，延緣人袖。至暮雷電震山，風雨交作。師危坐不傾，達旦晴霽，垂袖，蛇墮地而去。有頃，老人拜而泣曰：「自非大士慈悲，爲血腥穢此

山矣，念何以報斯恩。」卽穴巖下爲泉，曰：「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。」今號龍湖。邦人聞其事，施財施力，相與建寺，衲子雲趨。師闡化三十餘年，臨示寂聲鐘集衆，說偈曰：「我逃世難來出家，宗師指示箇歇處。住山聚衆三十年，尋常不欲輕分付。今日分明說似君，我斂目時齊聽取。」安然而逝。塔于本山，謚圓覺禪師。

張拙秀才

張拙秀才，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。霜問：「秀才何姓？」曰：「姓張名拙。」霜曰：「覓巧尚不可得，拙自何來？」公忽有省。乃呈偈曰：「光明寂照徧河沙，凡聖含靈共我家。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纔動被雲遮。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隨順世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等空花。」

夾山會禪師法嗣

洛浦元安禪師

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，鳳翔麟遊人也。卅年出家，具戒通經論。問道臨濟，後爲侍者。濟嘗對衆美之曰：「臨濟門下一隻箭，誰敢當鋒。」師蒙印可，自謂已足。一日侍立次，有座主參濟，濟問：「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？」主曰：「明得卽同，明不得卽別。」師曰：「這裏是甚麼所在？」說同說別。濟顧師曰：「汝又作麼生？」師便喝。濟送座主回，問師：